

宝音像一棵树

□李 铭

小凌河早年不这样。

听宝音爷爷讲，清朝那会儿，这一带是皇家狩猎场，水草肥美，风吹草低见牛羊。后来，草木遭了破坏，气候一年年变差，雨水越来越少，河床一年年变窄。如今的小凌河，夏天还能看见点儿水，到了冬春，河滩上全是白花花的碱壳子，风一吹，沙土打得人脸生疼。

宝音爷爷站在老爷岭上，望着光秃秃的山梁，眼窝深陷。他回过头，对巴根说：“栽树吧，再不栽，这地方就彻底荒了。”

巴根正蹲在地头磨锄头，头也不抬：“栽啥树？露高蹦(好出风头)！费那劲干啥，能当饭吃？”

高娃从屋里出来，轻声说：“阿爸，您要是想栽，就栽几棵试试。我帮您。”

巴根瞪了高娃一眼：“你腰不好，别跟着瞎凑热闹。”

第二天，宝音爷爷真扛着铁锹上了老爷岭。他在向阳坡上挖了几个坑，栽了几棵刺槐苗。

巴根看着，鼻子里哼了一声，背着手去放羊了。

高娃不声不响，从水井里打了一桶水，拎着往老爷岭上走。宝音爷爷接过水桶，说：“我来。”高娃说：“您岁数大了，我来。”

爷俩推让间，高娃脚下一滑，水桶“咣当”翻了，水洒了一地。高娃想弯腰去扶，腰一拧，“哎哟”一声，蹲在了地上。

宝音爷爷慌了，扔下铁锹去扶她。巴根闻声赶来，看见高娃捂着腰，脸都白了。他气得脸红脖子粗，冲宝音爷爷吼：“我说啥来着？栽树栽树，树没栽活，先把人搭进去了！”

高娃摆摆手：“不怪阿爸，是我自己不小心。”

巴根吼完，蹲在墙根底下不吭声。

宝音爷爷每天天不亮就上山，挑着两个半桶水，两个半桶水能浇两个树坑。

他蹲在树坑旁，用手把碎石一粒一粒拣出去，拣干净了，再把水一瓢一瓢浇下去。水渗得慢，他就蹲着等，看水一点一点往下走，像看一个不会说话的娃喝水。

那年夏天，辽西大旱，几个月没下一场透雨。

有一天，乌日娜放学回来，看见宝音爷爷坐在门槛上发呆。天边有一片乌云，但风是热的，看样子又是干打雷不下雨。宝音爷爷叹了口气，把空水桶拿出来放在院子里。

乌日娜问：“爷爷，您干啥呢？”

宝音爷爷说：“等雨。一滴都不能浪费。”

乌日娜搬了个小板凳，坐在爷爷旁边。风突然变了方向，带着一丝凉意。豆大的雨点砸下来，打在空水桶里，发出清脆的“叮叮”声。

宝音爷爷笑了，他仰起头，让雨水打在脸上，嘴唇哆嗦着，像在念叨什么。巴根站在院门口，看着老爷岭上的雨幕，看着宝音爷爷空桶接雨水的欣喜，他愣住了。

雨停了，宝音爷爷把那半桶雨水挑起来，一步一步走向老爷岭。

巴根进屋看见高娃趴在炕上，腰上贴着膏药，高娃正跟阿娜日说：“你爷爷这辈子，就想在岭上留下点什么，就让他留去吧。”

乌日娜和阿娜日从屋里跑出来，一人拎着一个塑料桶，追了上去。姐妹俩个头小，抬着一桶水，摇摇晃晃，水花溅了一身。阿娜日走在后面，看着爷爷弓着的背。

“爷爷！我们帮你！”乌日娜喊。

巴根站在院门口，看着三个人的背影在雨里渐渐变小。他拎起墙角那只空水桶，大步追了上去。

巴根喘着粗气到了跟前，嘴里嘟囔一句：“都快七十岁的人了，还要逞强栽树，太叫人操心了！”

阿娜日仰起脸，说了一句：“我看爷爷像一棵树！”

巴根没接话，闷头往前走。过了一会儿，他伸手把阿娜日手里的塑料桶接了过去。

捡蒜小记

□杨金权

快下班时，接到爱人的电话，说约了朋友到县城南面的小庄子镇“捡蒜”。对于这种“捡”法，我并不陌生。小时候在农村生活，秋收后，会到种过大豆的地里“捡”豆粒，到种花生的地里“倒”花生，到果园里“麻”苹果，这些动词表达着同一种含意：捡漏儿；目的却很光荣——扩大秋收成果，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我只是听说小庄子镇独头蒜种植已经形成规模，接近万亩，却不曾亲见，于是兴趣颇高地随行。到达目的地时是下午五点半，一片地里好几十人，他们熟练地用剪刀减掉蒜秧子和根须，麻利地将蒜头放进塑料桶，不大工夫就装满一桶，然后倒进大麻丝袋子，袋子很快地鼓胀起来。主人家穿梭在地里，指挥着把一个个袋子装满，然后扎口过秤，交付早就联系好的客商直接拉走。今年大蒜行情还可以，从地里统一收购价是每市斤五元；而在地里忙活的是统一雇用的“农民工”，计件工资每市斤六毛钱。

因为没有收完，不让城里来“捡”蒜的人进地，爱人她们在地头耐心地等待，我和朋友则到另一块地看看新鲜。这家正在用拖拉机起蒜，拖拉机后面挂着一组简易机械，前面有铲刀将蒜连秧带土翻起，向后传送过程中靠抖动筛落泥土，带秧子的大蒜继续后滑直到落下，平铺在地面上。女主人跟着看了两趟，估算了大致产量，脸上洋溢出笑容。看见我们衣着光鲜，大声问道：“是收蒜的吗？”听了回答后，表情稍有些变化，然后又忙颠地跟着拖拉机行走，偶尔弯下腰捡起一两头蒜，放在自己的小袋子里。

她再次回到地头时，看见我们还没走，就问：“那边可以下地了，为什么不过去？”我说：“没看过收蒜的场面，多看一会儿。大姐，今年蒜丰收了，收入不错吧？”“一般吧。”她看了看起蒜的进度，回答道：“今年产量好一些，价格没有去年高，一亩地能看个四千块钱，我这一片地也就出两万多。”“两万可以了，比种苞米高多了。”我接过话茬儿。

日影西斜，爱人他们高兴地从那片地里走出来，带来的袋子鼓了起来，她们俩竟然“捡”了二十几斤的小蒜头，向我和朋友炫耀着劳动成果。方才交谈的农妇瞥了一眼我们的收获，顺手把她的塑料袋塞到我手中，里面是带秧子的大蒜，个个饱满结实，只是带着刀割的伤痕。她大大方方地说道：“模样不好看，自己家吃不碍事的！你们是正经捡蒜的，不祸害人……”我低头凝视这些带“硬伤”的蒜头，向这位大姐不加修饰的慷慨表示感谢，面对来自农村人的“打赏”，内心涌上一份感动：庄稼人的底色没有变。

归途时路过小庄子镇的一个村文化广场，正在放映老电影，坐在那里看电影的都是年岁较大的人，他们中也有刚从地里劳作回来的，权当歇乏了，在放映机的光束闪耀下，眼睛里也是一闪一闪的亮光……

独喜欢我乡下的老家

（组诗）

□何桂艳

我哪也不会去
独喜欢我乡下的老家
每天把水缸填满水
慢慢打理我的小园
不久，绿色就会淌着汁液
承接清晨的第一缕光

玉米秸子是我的柴火
你闻到菜蔬和小米粥的香气了吗
那是我家的一缕炊烟

现在，我要去看看我的谷子地
我的小花狗跟在我的后面
路过一片杨树林时
一只啄木鸟夸张地发出
当当当的声音
那棵老杨树
正在返青

《南瓜，南瓜》

看，我们把南瓜
举过头顶
给它们编号
就像破译了快乐的密码

悄悄地掐一下
它们的大脸盘
阳光尾随而至
它肯定舍不得自己护佑的果实
有一点疤痕

南瓜，南瓜
你坐在秋天的小院
用金黄抚慰我们的汗水

快去找那个藏在宽大叶子里的南瓜吧
就像小时候我们玩的
捉迷藏

在田野上慢慢行走

春雨落在她的发梢
也落在她仰脸时的眼睛里

裤腿沾满泥粒，她喜欢这样走
路过的土地都没被遗忘
偶尔遇见一只布谷鸟
就告诉它已备好了种子
假如遇见一阵风
就说出内心深藏的秘密

走着走着，她就走进一片谷子地里
长根茎、长叶、慢条斯理地孕穗
在秋天垂下头

走进十月时，谷子的魂魄
被清澈的露珠含着、挑着
懂的人只远远地看
舍不得碰触